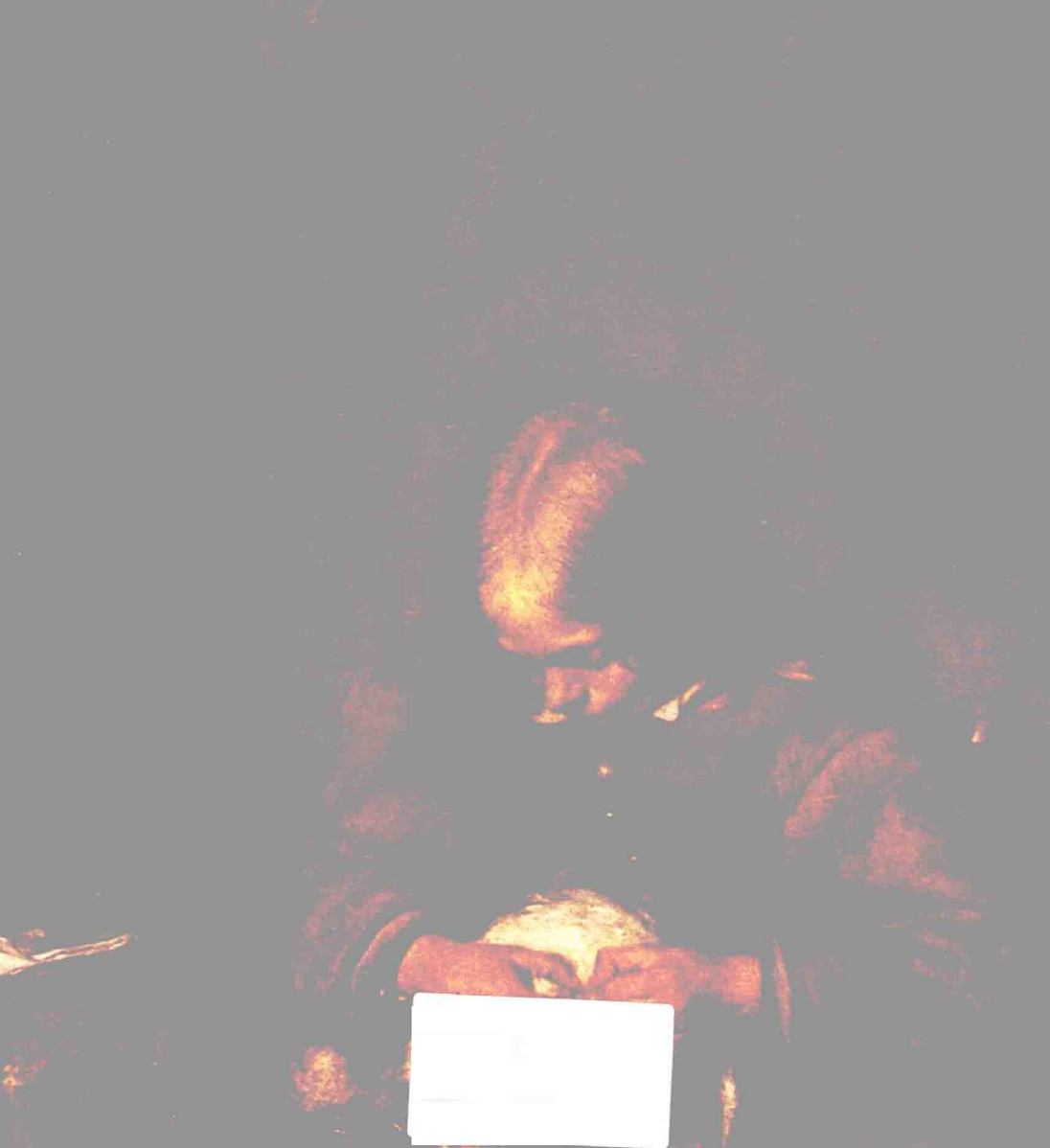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WUDUGUER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著 夏云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WUDUGUE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著 夏云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志恒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Dickens,C.）著；夏云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31-7
I. ①雾… II. ①狄… ②夏…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3446号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著；夏云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1.5

字 数：373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31-7

定 价：33.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关于奥利弗·退斯特的出生地与他出生时的情景.....	1
第二章	奥利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和董事会.....	3
第三章	描述奥利弗·退斯特如何差一点找到一份不是美差的差事.	11
第四章	奥利弗取得了一个差事，正式进入社会生活.....	18
第五章	奥利弗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首次参加不感兴趣的出殡活动.	23
第六章	奥利弗被诺亚激怒，惊慌失措地奋起反抗.....	32
第七章	奥利弗仍然不听管教.....	35
第八章	奥利弗徒步前往伦敦，遭遇怪人.....	41
第九章	怪人奇怪行径与不平凡的背景.....	47
第十章	奥利弗与朋友的进一步了解，为生活付出很高的代价.....	51
第十一章	警察局局长办小案.....	55
第十二章	奥利弗得到朋友与怪人的热情照顾.....	60

第十三章	还有一些新的朋友，并有一些有趣的事.....	68
第十四章	奥利弗在布朗洛家的经历与格里姆韦格的预言.....	74
第十五章	快乐的老犹太和南希小姐多么喜欢奥利弗.....	82
第十六章	叙述南希小姐领走了奥利弗以后的情形.....	87
第十七章	与奥利弗作对的命运把一位大人物带到伦敦败坏他的名声..	94
第十八章	奥利弗在朋友的影响下受益匪浅.....	101
第十九章	重大计划经过讨论决定下来.....	107
第二十章	奥利弗被送往赛克斯的家.....	114
第二十一章	开始行动.....	121
第二十二章	夜 盗.....	125
第二十三章	与一位教区管事的动情谈话，说明哪怕是一个教区干事 在某几点上也会动情的.....	130
第二十四章	一位十足的可怜虫，篇幅短小却很重要.....	136
第二十五章	又说到费金与他同伙的一些情况.....	140
第二十六章	神秘人物的出现，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145
第二十七章	对冷落太太的进一步补偿.....	154
第二十八章	跟踪奥利弗，进一步记述他的不平凡的遭遇.....	160
第二十九章	介绍奥利弗被抓进那家大院的各种人物.....	167

第三十章	描述奥利弗的新拜访者对他的看法.....	170
第三十一章	处境危险.....	176
第三十二章	奥利弗与他那些和善的朋友一起快乐的生活.....	184
第三十三章	奥利弗与他那些朋友遭遇到了挫折.....	190
第三十四章	奥利弗遭遇一位很年轻的朋友.....	197
第三十五章	奥利弗没人理睬，哈里·梅丽说话流露新机.....	204
第三十六章	这一章很短，是前一章的延续，读者自会看到的一章 的伏笔.....	211
第三十七章	平凡的婚姻生活，乐趣无穷.....	213
第三十八章	班博夫妇与蒙克斯深夜会谈.....	220
第三十九章	老谋深算的蒙克斯与怪人的密谈.....	228
第四十章	一次奇怪的会见，情节延续上章.....	240
第四十一章	有新发现，不仅仅是祸不单行.....	246
第四十二章	一位老相识的天才表现成为首都的名人.....	254
第四十三章	机灵鬼终于倒霉了.....	262
第四十四章	南希姑娘的失约.....	270
第四十五章	诺亚为费金执行秘密任务.....	275
第四十六章	践 约.....	278

第四十七章	发生了可怕的后果.....	286
第四十八章	赛克斯奔波逃命.....	292
第四十九章	布朗洛先生终于见到了蒙克斯，他们又有新的商谈 ...	299
第五十章	追捕与逃亡.....	307
第五十一章	一个不谈财产的婚约真相大白.....	315
第五十二章	费金的最后一个晚上.....	326
第五十三章	结 尾.....	333

第一章 关于奥利弗·退斯特的 出生地与他出生时的情景

基于多重缘故，对于某些小城，对其名字我姑且先不提为妙，就算是假名我也不想给它取一个。和许多的城镇一样，它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机构，其名曰——习艺所。而文章主人公的担当者便是出生在这所院落里，详细时间毋庸赘述，对读者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部分了。

那孩子由教区的外科医生接生，降生于这个对他而言是个灾难深重且动荡不安的世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让他感到很头痛的事，是他能不能有名有姓地生活下去。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本传记很有可能就此夭折，即使问世也仅是寥寥几页。不过，倒有一条与众不同的优点，便是它将成为古往今来全世界最言简意赅的传记范本。

说实在的，我无意坚信：出生在习艺所是对于一个刚出生的人所能期盼得到的最美妙、最令人艳羡的事情。但我想声明的是，对奥利弗·退斯特来说，这或许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不瞒读者朋友说，当时的情况是，要奥利弗自己呼吸空气都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这又确实是婴儿存活下来的最基本的条件。很长一段时间，他躺在一张小毛毯上直喘气，在生与死之间较量，且倾向于后者。别的暂且不说，在这段时间里，假如在奥利弗周围的是一群老奶奶、大娘大婶、护士或者是一些学识渊博的大夫，那么毋庸置疑，他就真的活不成了。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当时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位习艺所的老太婆，和一位负责接生的教区外科医生。而当时的老太婆已经被过量的啤酒搞得有些神志不清了。奥利弗与命运的第一回合较量便在这种状况下上演了。最后的结果是，几个回合下来，小奥利弗的呼吸变得平稳了，他打了一个喷嚏，发出一声啼哭，是个男婴大得惊人的啼哭。要知道，在三分十五秒前，他还不曾告诉过在场的人们他还具有嗓门这样一个器官。伴随这一惊天动地的声响，他开始向全院的居民宣布：本教区又一个新包袱降临了。

在新生命的哭声向教区证明了它的诞生时，这间破陋的屋子里的铁

床架上的破烂不堪的床单便开始飒飒地响了起来。一个虚弱乏力的年轻女子从枕头上抬起她那苍白的脸庞，用很微弱的声音缓缓地挤出几个字符：“让我看一眼我的孩子吧，我快撑不住了！”

此时，坐在壁炉旁边一会儿烤烤手心，一会儿又搓搓手背的外科医生，听到她的声音，很快地站了起来，走近她床边用出奇温柔的语气说：

“噢，现在可不是你撒手人寰的时候啊。”

“是的，上帝保佑，她现在可真的是不该死的，真的死不得。”护士一边插嘴，一边还醉翁之意地把一只绿色玻璃瓶放进衣袋里，她刚在角落里尝过了那瓶子里的东西，觉得还不错。“上帝保佑，她这会儿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个岁数，她自己生下十三个孩子，就残存两个，其余的都夭折了，而且剩下的两个都跟我待在习艺所里。她犯不着这样的，想一想做妈妈的滋味，看着一只只可爱的小‘羊羔’，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她的本意是想用作为母亲的美好来安慰产妇，但却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产妇无力地摇摇头，朝孩子方向伸出一只手。

医生急忙将孩子放进她怀里，她满怀深情地把自己苍白而冰凉的嘴唇印在孩子的额头上，然后用双手擦了擦自己的脸，眼睛下意识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战栗着把头向后一仰——就魂归西天了。之后，尽管身边的人们已开始不停地挤压她的胸部、双手以及太阳穴。但是，她的心脏已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医生和护士都极力说些慰藉的话语。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最后，医生无可奈何地说：“一切都结束了，辛格米太太。”

“哦，我可怜的孩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护士一边说着，一边从枕头上拿起那只当时吩咐她抱孩子时不小心弯腰掉落的绿瓶的塞子。

“哦，我可怜的孩子。”

“要是这孩子哭闹不停的话，没必要吩咐人来找我了，”医生不紧不慢地戴上手套对护士说道，“这小家伙很可能会折腾一会儿，如果真是那样，就给他喝点粥。”说完，他戴上帽子，刚走到门口，就又在床边停了下来，“孩子他妈可真漂亮，你们知道她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她是昨天晚上教区贫民救济处的长官派人送来的，”其中的一个老太婆子说，“她肯定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鞋都磨破了。有人看见她倒在街上。但是至于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可真没人知道。”

这个好心的医生弯下腰，托起已死去女人的左手看了看摇摇头说：“又是老一套的事，我知道了，又一个没戴结婚戒指的女人啊！晚

安！”说完，他又摇了摇头。

看病医生去吃晚餐了以后，护士独自对着那只绿色玻璃瓶仔细玩耍起来，对着瓶口嘬了一口后，她在一个矮椅子上坐了下来，给孩子裹衣服。

小奥利弗真可谓是一个着衣的典范。打他出生那天起，他唯一遮身蔽体的就是紧紧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即使是上流社会的人也很难确定他的身份地位，他既像是贵家公子，又像是乞丐。这时，他被一件一看就知道使用了很多次的都已经褪色的泛着黄的旧白布罩衫裹住。于是，他的角色便已定型——教区的孩子——习艺所的孤儿——半饥半饱的苦力，这一切注定他来到这个世上便是要受尽苦难和折磨，被人鄙视，无人体恤的。

小奥利弗放纵地哭起来。假如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个孤儿，未来的命运和人生是如此的坎坷与曲折，他的生存全得指望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处官员会不会心存怜悯的话，他必定会哭得更加惊天动地泣鬼神的。

第二章 奥利弗·退斯特的成长、 教育和董事会

接下来的八个月，也可能是十个月左右，奥利弗成了一个背信弃义和欺骗行为的牺牲品。他是靠别人专门用奶瓶喂大的。按规定，习艺所将这名嗷嗷待哺、孤苦无依的遗孤的情况上报给了教区当局。教区当局很搪塞地咨询了习艺所。眼下，“院内”不知道是否会有一个为奥利弗给予照料和提供营养的女人。习艺所当局不好意思地回答说，真的没有这样一个人。于是，教区毅然决然地下了决定，把奥利弗送去“寄养”。其实就是打发他到三英里之外的一处分院，那边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整天吵吵嚷嚷，在地板上翻跟头，吃不饱也穿不暖。由一位老态龙钟的太婆专门管教，而老太婆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是因为这些小家伙每一位都能为她每周挣回七个半便士。每周七个半便士，能给一个孩子最好的伙食，七个半便士能够买很多东西了，足以撑坏一个

小肚子。但是，老太婆很有心机，阅历丰富，在处理好每天如何调教孩子外，心里盘算着每天如何节省开支。就这样，她把孩子们每周的大部分生活费用都留给了自己，若要把她作为实验经济的哲学家，那她肯定是不够资格的。

有一套实验哲学，大概阐述的是马儿吃得不多也能跑得很好的高招，那就是控制马儿的口粮。勇于探索的哲学家认为，只要马匹不是在第一份可口的空气饲料来临前就一命呜呼的话，便可以将它养成什么东西也不要吃却精力旺盛的牲畜了。受托照看奥利弗·退斯特的那位女士也信奉实验哲学，遗憾的是，她的制度实施起来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当孩子们依靠极少且劣质的食物维持生活时，大多数孩子会出现形式各异的奇怪现象：有的因饥饿病倒在床，有的不小心掉入火坑，有的却偶然之间被呛得半死……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有可能夺走一条可怜的小生命，稀里糊涂地就要去与从未谋面的先辈团聚了。

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居然有人在翻床架子的时候，没注意到床上还有一名孤儿，直接连他一块儿倒了过来，或者正在洗洗涮涮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孩子给烫死了——不过，后一种情况还是很少会发生的，这些状况出现有时还会吃官司的，陪审团会故意刁难，提出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或者便是教区居民联名提出抗议。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很久，这类不“识相”的举动很容易被教区医生的证明和教区管事的证词给顶回去。前者依照惯例把尸体剖开看看，发现里边没有什么东西，后者则是教区教会他们怎样发誓，誓词中充满献身精神。除此而外，董事会定期察看寄养所，会提前一天派教区管事去说一声，他们要来了，孩子们会被收拾得又干净又光鲜，让人赏心悦目，大家也都没有过多的猜疑与想法了。

谁能期望这种寄养制度下能够养活出多么健康的孩子来。奥利弗·退斯特九岁的时候脸色苍白而肮脏、瘦小羸弱，腰也细的像根树枝。然而，小奥利弗幼小的心里早已种下了刚毅果敢的种子。纵然寄养所的伙食很不好，待遇也特别差，他却顽强地活到了自己的第九个生日。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九岁的生日，这时，他正在煤窑里庆祝生日，客人有两位小绅士，就是经过他亲自筛选的另外两个小伙伴。他们三个真是很能搞笑，竟然一起叫嚷着肚子饿，于是被一起扎扎实实地狠揍了一顿，接着被关了起来。就在这时，所里那位好当家人曼太太突然被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教区管事班博先生会在这时候过来，此时的班博先生正在竭尽全力打开花园大门上的那道小门。

“天啊，是你吗，班博先生？”曼太太说着，把头探出窗外，脸

上装出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是的，是我，你快把奥利弗和那两个臭小子带到楼上，顺便把他们洗干净。”“哎呀呀，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班博先生，真的哦。”

班博先生是个急性子，人也很胖，他使劲摇了摇那扇小门，又踹了它一脚，除了教区管事，谁还能这么做呢？他也没心思理会这种亲昵的问候。

“天啊，瞧我，”曼太太边说边急忙跑过来，“看我这老糊涂，都不记得院子门的里面拴上了，唉，都是为了照顾这些小宝贝。先生，您快进来吧，班博先生，请吧！”

虽然曼太太的热情能够让任何一名教区管事恻隐，但是这位教区管事就是不给她面子。

“曼太太，你觉得这样做，就显得很有礼貌吗？”班博先生撑着手杖，咄咄逼人地问道，“教区公务人员来收养孩子的场所纯粹是为了公务，但你却让他们在门外久等，这样合适吗？曼太太，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

“班博先生，老实说吧，就在你来之前我还对喜欢你的宝贝们说，班博先生要来了，你不知这些小宝贝有多开心哦。”曼太太讨好地说道。

班博先生一直觉得自己能言善辩，身价高，这一会儿工夫不仅让他展露了自己的口才，还让他彰显出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态度明显有所缓解了。

“行了，行了，曼太太，”他的语气和态度明显改善了很多，“可能你真没说谎话，真的也许是这样的。现在，你快领我进去吧，曼太太，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于是，曼太太急忙把教区管事领进小客厅，热情地给他让了座，讨好地把他的三角帽及手杖放好。班博先生潇洒得意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你该不会见外吧？瞧，我大老远地来，是很匆忙，我又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这个你是很清楚的。”

曼太太甜甜地说道：“哦，班博先生，要不要喝上几杯？”

“不喝，我滴酒不沾。”班博先生委婉又不失风度地回绝了曼太太的请求。

曼太太遭到拒绝并不甘心，继续说道：“班博先生，我只是让你喝一小口，何况这酒水里面还有糖块，我想这一口应该会很不错的。”

班博先生干咳了一声，算是默认了。

“啰，就一小口，喝吧。”曼太太乖巧地说。

“这是什么酒？”教区管事问。

“杜松子酒，”曼太太边说，边打开角橱拿出两瓶酒和一只杯子，接着说道，“这东西我家经常准备一些，要是碰上孩子不舒服，我就加点达菲糖浆让他们喝，这样，他们的身体就会舒服点了。”

“曼太太，你还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班博先生问道，目光紧紧地盯着曼太太，“调酒是不是很有趣？”

“是啊，价格当然是贵了点，但苍天可见，”她答道，“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怎么会让这些孩子在这里遭罪呢。”

“是啊，”班博先生赞同地说道，“曼太太，你是个有怜悯之心的仁慈太太，我会很快地向董事会反映这个情况。”他把酒杯挪到自己面前。“曼太太，你真是位伟大而善良的母亲。”他调了调杜松子酒。

“我——我很高兴为你的健康干杯，曼太太。”话刚说完，酒杯里的酒已经空了大半杯。

“好吧，我们现在言归正传说点正事。”教区管事边说着，边掏出一个皮夹子。“奥利弗·退斯特，今天满九岁了。”

“老天保佑他。”曼太太插了一句，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她用裙角擦了擦眼睛。

班博先生接着说：“我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也没有找到他的亲生父亲和母亲的姓名和地址，虽然我的悬赏是十英镑，但是我们依然一无所获。”

曼太太惊异地举起双手，沉思了半晌道忍不住问道：“那，他的名字是谁取的呢？”

教区管事洋洋得意地说：“当然是我给取的。”

“哦，班博先生，这名字是你给赐的呀？”

“是啊，当然是我，曼太太。我们是顺着ABC的次序给这些宝贝们取名字，上一个S——斯伍博，我给取的。现在轮到T，我就取名叫退斯特，接下来有新来的就叫做昂温，接下来叫费尔金斯，等到用过了Z之后，我们就又重新排一遍，以此类推。”

“哦，先生你可真是满腹经纶啊，这么有学问。”曼太太说。

“哦，”班博教区管事显然被曼太太的话，吹得神魂颠倒。“是吗？夸奖了，兴许吧，曼太太。”他把杜松子酒一饮而尽接着又说，“奥利弗已经大了，不适合再待在这儿了，董事会决定让他迁回习艺所，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把他带走。”

“好的，我这就去叫他。”曼太太说着，马上离开了客厅。一会儿，奥利弗被一位女保护人带了进来，脸上和手上看起来比以前洁净多

了——以前的手脸总是被污泥包着，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洗掉了不少。

“奥利弗，向这位先生问好，鞠个躬。”曼太太说。

奥利弗很乖地对着面前的教区管事和桌子上的三角帽之间鞠了鞠躬。“奥利弗，和我一块去我们教区行吗？”班博先生的语气令人生畏。

正在小奥利弗要回答愿意去的时候，猛地瞧见在教区管事的身后的曼太太，她正恶狠狠地挥舞着拳头，这让奥利弗非常地恐惧，但他也立刻领会了曼太太的意图。对于曼太太的拳头，奥利弗是领教过无数次的，这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先生，她也去吗？”奥利弗有些忐忑地问道。

“不，她不去，”班博先生回答说，“但要是她平时有空就会去看望你的。”

对于孩子来说，虽然他年纪不大，但却会在表面上假装出舍不得离开曼太太的样子，心里面却对她厌烦至极。假如说还要流泪的话，对奥利弗来说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因为令他伤心的事实太多了，随时都能流出几滴泪来。曼太太假装舍不得奥利弗，假惺惺地抱了又抱，并给了他一块奶油面包。这块面包倒是挺实际的，可以用来充充饥，免得一到习艺所就显出一副好几天没吃饭的样子。奥利弗拿着面包，戴了一顶教区为他准备的茶色小帽，在这里他从未受到过如此亲切的关怀，甚至连一句温暖的话也没有听到过。就这样，可怜的幼年时代悄悄地走了，可以说他的幼年是一漆黑的。即便如此，当他真正要离开时，也难免还会有些哀伤，因为这里还有和他一样的小伙伴们，他们是在这里结识的，现在要离开，当然会很惆怅，很哀伤。现在他将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孤独感第一次涌上心头，让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班博先生领着奥利弗快步走了出去，每走一英里左右，奥利弗就问一次是否快到了。班博先生总是以粗暴而简短的话语回答了奥利弗提出的问题。喝进肚里的杜松子酒，也在这时蒸发了，此刻的班博先生又成了一名严肃的教区干部了。

一到习艺所，班博就把奥利弗交给一个老太太看着，然后各自办事去了，就在奥利弗刚吃完一片面包的时候，班博就回来了，并告诉奥利弗今晚正好董事会开会，正好他可以带奥利弗去见他们。

奥利弗听到这事后很是担心，因为理事这词在他头脑里的概念就是一块木板^[1]，关于木板该怎么扮演它的角色，他显得很茫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然而，这时候，他也没时间顾虑。班博

[1]原文board，此是“董事会”讲，但奥利弗年龄太小，不懂，只知道木板的意思。

先生用手杖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以使他清醒些，接着又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然后吩咐他快点跟上，很快，他领着他走进一间粉刷过的大房间，十多个胖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边。其中一个特别胖的脸滚圆通红的绅士，他坐的椅子比其他人的椅子高出许多。

“奥利弗，给各位理事鞠躬问好。”班博吩咐道。奥利弗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用力抹去泪水，然后深深地朝他面前的桌子鞠了一躬。

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首先开口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眼前这么多绅士，奥利弗不禁心慌起来，动作也有些拘束，浑身打颤，这时教区管事又在后面推了推他，吓得奥利弗哇哇直哭。基于这些原因，奥利弗在回答绅士们的问题时，声音显得有些嘶哑，并且又吞吞吐吐，这导致一位穿白色坎肩的先生当场断言：奥利弗根本就是个弱智。这里必须让大家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通常绅士们都把预言吉凶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来作弄人。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道：“孩子，你是个孤儿，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

“先生，什么是孤儿。”可怜的奥利弗怯怯地问道。

“这孩子绝对是个弱智——不会有错的，肯定是。”穿白色坎肩的绅士说。

“别打断我的话。”最初说话的那位绅士说，“你知道是谁把你抚养大的吗？是教区。这点你也是知道的，况且你父母都已不在了？”

“是的，我知道，先生。”奥利弗带着哭腔，脸上挂着忧伤。

“这有什么好哭的？”穿白色坎肩的绅士问道。真是的，一个弱智懂得什么啊，真是不理解他有什么值得哭的。

“我很希望你像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每天晚上为那些养你教你的人祈祷。”另一位绅士接着说。

“好的，先生，我一定做。”奥利弗含糊不清地说。然而又有谁教过奥利弗呢？假如有的话，他肯定是个优秀的基督教徒，更何况奥利弗从来就没有为养育过他的人祈祷过，这一点被刚刚那个发言的先生所言中。

“好了，好了，孩子，来这里的目的，是让你接受教育，并且让你学好一门对你今后有用处的技术。”高椅子上的红脸绅士说。

“明早六点钟开始，拆旧麻绳将是你的第一堂课。”白色坎肩绅士面无表情地补充道。

奥利弗在班博的命令下又深深地向绅士们鞠了一躬，是为了感谢他们把授业和传艺这两大善举融为一体，可笑的是这两大善举也只不过是拆旧麻绳来实现。鞠完躬，奥利弗被匆匆忙忙地带进了一个较大

的收容室。说是一间大的收容室，其实里面也只不过有张凹凸不平的硬床。可怜的奥利弗经过这一折腾，早已是睡意朦胧，带着脸上的泪花进入了梦乡，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卷——绝妙的写照，他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以慈悲为怀的大英帝国的法律。然而，法律上规定贫穷的孩子不能睡觉吗？

苦命的奥利弗。就在他熟睡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天，一个重大的决定，一个与他未来的命运有着重大关系的决定，在董事会的商讨下，就这么决定了。其内容大致如下：

该董事会都是一些有思想的聪明的人，当他们注意到贫民习艺所时，马上就发现一个常人看不出的问题——习艺所是穷苦人的栖息港湾。然而对于他们这个阶级来说，习艺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共娱乐场所和一家免费的旅店，连平时的三顿茶饭也是免费的，在这里绝对是一个吃喝玩乐的乐园，在这里可以整天游手好闲。“哦！”深知个中缘由的理事先生们开口了，“改变这种歪风邪气，必须靠我们这些人了，我们要立即加以制止。”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所有的穷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地在院里饿死，二是在院外饿死。鉴于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与供粮商、自来水厂签下可耻的协议，让水厂多供水，粮商少供粮，这样便可以使穷人的一天三顿只能是喝点稀粥，每周领到两个洋葱，礼拜天也只增发半个面包卷。他们还厚颜无耻地制定了许多涉及妇女的规章制度，条条都很齷齪，在此就不详加说明了。

聪明的董事会先生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以各种卑劣的手段将贫苦的夫妇拆散，使他们中的很多男人成为单身，理事们又利用伦敦民事诉讼费收费太高来吓唬那些不懂法的人。

这种制度刚全力实施的时候，正是奥利弗来习艺所的头六个月。院里的贫民吃的减少了，衣服变得松松垮垮了，才一两个星期，他们便骨瘦如柴，但是殡仪馆的丧葬费用还是在日渐上升，最让理事感到兴奋的是习艺所的人数与吃救济的贫民人数在同等地减少。

孩子们吃饭的地方是一间石头砌成的大厅，里面放着为孩子们熬粥的锅。大师傅在为孩子们舀粥，他旁边有两个为他打杂的女人。遇上节日，孩子们就能够多发二又四分之一英两的面包，平日里却只能喝一碗汤粥。孩子们决不放过任何沾有饭菜汤汁的地方，他们会用汤匙刮净碗底，连手指头也得重重地吸上几口。男孩子的胃口一般都特别好，三个月以来，奥利弗·退斯特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忍受着慢性饥饿的煎熬。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熬不住了，一个个都快要发疯了似的。其中一个男孩在此之前从不曾经历挨饿的事，因为他曾是一个开餐馆的人的

儿子，现在碰上这种情况，他扬言要每天多加一碗粥给他，否则他要吃人。说话的男孩子，目光凶恶，眼里全是野性的饥饿目光，随时都有要吃人的样子，吓得其他人都相信他会有这个举动，大家商讨了一下，决定以抓阄的方式决定谁在当天傍晚吃完饭之后，到大师傅那里再要一点粥。结果，奥利弗·退斯特抓到了。

黄昏到了，孩子们各就各位，大师傅仍然穿着他那身衣服，站在锅旁，身边站着的依然是那两名打下手的妇人。粥一一分到孩子们面前了，冗长而沉闷的祷告念完后便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进餐。孩子们碗里的粥一扫而光后，他们开始交头接耳，都向奥利弗使眼色。这时，邻桌用胳膊肘轻轻推了奥利弗一下。奥利弗虽然还只是个孩子，却已经被饥饿与苦难逼得什么都顾不上，决定铤而走险了。他一手拿着汤匙一手拿着粥盆，走上前去，他为自己的大胆行为感到惊讶，闷声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想还要一点粥，我还没有吃饱。”

当时的场景令这个身体强壮的大师傅愣了一下，他万没想到会有孩子敢再来向他要粥。他的脸刷地一下子全白了，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个要造反的小家伙，此时的氛围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你在说什么！”大师傅好半天才稳住情绪，但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点儿粥。”奥利弗重复要求道。

没等奥利弗说完，大师傅拿起勺子向可怜的奥利弗脑袋就是一下，同时张开双臂紧紧地把他夹着，嘴里大声尖叫着：“这里有人造反啊！快把教区管事找来啊！”

就在这时，所有的理事们正在密商要事，班博听到叫声，情绪万分激动地冲进房间，向坐在高椅子的人汇报说：“林姆金斯先生，请你原谅这个可怜的孩子吧，奥利弗他肚子饿了，还想要粥。”

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恐惧，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惊慌之色写在脸上。

“还要？”林姆金斯先生说，“冷静点，班博，你慢慢说。不是我耳朵有问题吧？你说那个奥利弗除了标餐外还要粥，是吗？”

“是的，的确如此，先生。”班博答道。

穿白色坎肩的绅士恶狠狠地说：“那个傻瓜将不得好死，他将来一定会不得好死的！”

大家没有反对这位绅士的话，经过董事会的讨论，最后决定把奥利弗关了禁闭。次日早上，就有张告示贴于大门外，内容如下：凡愿接受教区，收留奥利弗·退斯特的人，他将得到五磅现金；或者说，无论是谁，如果他想招一个弟子，也不管做什么行业，只要你愿意要奥利弗，